

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

陈本益 向天渊 唐健君 著

XIFANG XIANDAI WENLUN YU ZHEXUE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

陈本益 向天渊 唐健君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陈本益等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8

ISBN 7-5624-2113-7

I. 西… II. 陈…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②哲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664 号

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

陈本益 向天渊 唐健君 著

责任编辑 曾今维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建筑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343 千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624-2113-7/B·33 定价:20.00元

目 录

导 论	西方文论与哲学的关系鸟瞰	1
第一章	多种哲学思想映射下的纯粹形式论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康德哲学、经验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	52
第二章	文本的独立自足与哲学基础的多样统一 ——新批评文论与康德哲学、经验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及对立调和的哲学思想	77
第三章	同源共根,相互促进 ——结构主义文论与结构主义哲学	111
第四章	文学理论对哲学的依赖和印证 ——解构主义文论与解构主义哲学	152
第五章	文学的意向性建构和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文论与现象学哲学	196
第六章	从传统到现代:哲学引起的变革 ——解释学文论与解释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哲学	241
第七章	共生与裂变 ——精神分析文论与弗洛伊德主义	287
第八章	透过历史与哲学的多棱镜 ——新历史主义文论与哲学	318
第九章	哲学与经验的融合 ——女性主义文论与哲学	343
参考书目		390
后 记		397

导论 西方文论与哲学的关系鸟瞰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的合逻辑的发展。

西方古代文论主要是哲学家的文论,它与相应哲学的关系较直接,较明确。西方近代文论主要是文学家的文论,它与相应哲学的关系较间接,不那么明确。西方现代文论有的是哲学家的,从其哲学体系推出;有的是文学家的,从继承和革新传统文论而来,或者从文学实践中总结出来,同时也受相关哲学的影响;有的是科学家的,从其科学方法发展出来,同时也受相关哲学的影响。相对来说,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的关系较为错综复杂。

一、古代:哲学本体论与文学本质论

1

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

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近代和现代发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2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观,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3

古希腊的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念组成的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念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念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

的理念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念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念)。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情欲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念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念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4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念—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日。

5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念)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述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

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文化基础。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念”,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一定的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那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念——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念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更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念,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念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性质,前者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后者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除客体性本质论外,也有相应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柏拉图的创作论主要是灵感论,指模仿和分享理念的诗人是在“迷狂”状态下创作的,即依靠“神力凭附”而“代神说话”,那神就是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更丰富,主要体现在戏剧理论中,包括对情节、性格、典型、有机统一性及虚构等的论述。两人的文学创作论都是根基于相应的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和哲学本体论的,所以都显出被动性,柏拉图的创作论尤其如此

(他的灵感论与近代浪漫主义灵感论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像近代文学创作论那样,后者基于当时的主体性认识论,因而显出很强的主观创造精神,并构成近代文论的主体内容。

柏拉图的文学批评论很少,亚里士多德的也不多。柏拉图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哲学的和伦理的。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哲学上最高的理念就是善。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批评也主要是哲学的和伦理的,只是由于其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与柏拉图有所不同,因而其文学批评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在柏拉图看来,那些描写情欲、亵渎神明的模仿性诗人如荷马,应当被逐出他的理想国,只有那些颂扬神明(最高的理念)和赞美善的诗人才能够留在他的国度里。亚里士多德则赞扬荷马,肯定模仿现实的诗,因为他的哲学本体论中有重视现实事物的一面,他的文学本质论更强调模仿现实。可知两人的文学批评论都是严格遵循各自的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不像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论那样,其哲学基础主要是相应的哲学方法论,而由于现代哲学方法论的独立自足性得到充分发展,相应于它的现代文学批评论也显出很大的独立自足性,并构成现代文论的主要内容。

8

古希腊哲学之后的古罗马哲学没有多少创新,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也基本上沿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体系,只不过用神学的内容和宗教的非理性因素把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改造成了“天国”、“上帝”。文论的情况也类似。古罗马时代的贺拉斯的诗论就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只是把诗对现实的模仿变成主要对希腊古典作品的模仿。其“寓教于乐”的文学批评主张也主要是伦理道德的。中世纪奥古斯丁的经院哲学体系中的文艺思想,认定文艺起源于对上帝的模仿,文艺应当颂扬上帝,这显然是柏拉图的文艺模仿理念论的变种。

二、近代：哲学认识论与文学创作论

1

西方近代哲学不再着重研究客体的本源是什么,而是着重研究主体能否认识客体以及如何认识客体,这就出现了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研究所关注的已不再是客体,而是主体,所以这一转向也可以说是由客体论向主体论的转向。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特点便是主体性。

这一转向的原因,从社会历史看,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性的觉醒为它准备了条件。此外,近代理论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实验科学分别对人的理论思维力和感性观察力的肯定,是对它的直接推动。从哲学自身的发展看,这一转向也有其必然性:本体论的研究已较充分,认识论的广大领域却有待开拓。

2

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笛卡尔。他主要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可靠的知识来自理性直觉所获得的天赋观念以及对这种观念所作的逻辑推演。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是“我思故我在”,其中便是以无可怀疑的“我思”(我的怀疑、感觉、想象、理解、意愿等)这种肯定和高扬自我主体性的理性主义认识作为起点和基础的,其本体存在“我在”(指作为心灵的精神实体或者说意识存在)也由之推出。但笛卡尔并不一概否认感性认识,他承认有来自外界的知觉观念,只是它是不可靠的。这对后来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有重要的启发和影响作用。此外,笛卡尔因受物理等学科的影响而对物质界所采取的严格的决定论和机械论的立场,为18世纪

的唯物主义所继承。由于笛卡尔对后代哲学的多方面的作用,他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者。

理性主义哲学家除笛卡尔外,主要的有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尽管两人有不同的本体观,却都坚持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即都贬低感性经验,认为它不可靠,认为可靠的知识来自理性直觉和逻辑推理。这种理性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唯实论、古希腊的柏拉图乃至更早的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德尼。在认识论上,斯宾诺莎的特点是不那么看重天赋观念,而更强调理性证明和对必然的认识。莱布尼兹的特点则是尤其看重天赋观念,强调心灵的潜能,声称“心灵原来就包含一些概念和学说的原则,外在对象只是靠机缘把这些原则唤醒”。这显然是后来康德先验认识论的一个来源:在康德那里,这种潜在的先天概念和原则变成了明确的先天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

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者被认为是洛克,其后的代表人物为贝克莱和休谟。他们的本体观也各不相同,但其认识论都是经验主义的,有着普遍的共同性,即都认为观念和知识的来源是感觉经验,都忽视或否认理性认识,反对天赋观念。这些正与理性主义认识论相反。这种观点自然也有历史来源:培根和霍布斯是直接的前驱,再往前则应追溯到中世纪的唯名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乃至更早的德谟克里特的学说。

以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地方。洛克不完全是经验主义者,他受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承认理性直觉和推理能力。此外,他承认感觉经验之外还有作为其来源的物质世界,这一点使他成为唯物主义的实验论者,与贝克莱和休谟不同。贝克莱则是纯感觉经验论者,他否认理性认识,并且以“对象和感觉是一种东西”而否认感觉经验之外还有客观世界存在。休谟也是纯粹的知觉经验论者(他称“知觉经验”而不称感觉经验),他否认理性的作用,认为思想中的一切观念,包括靠推理获得的知识,都不外是外部和内部感觉经验的“混合和配列”,因果关系这一重要的理性思维原理也不过是感觉经验的习惯作用和观念联想的结果。

休谟的这种极端的经验论导致了彻底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他不但否认和怀疑理性的因果关系，否认洛克关于外界是感觉经验的来源的思想，而且也否认贝克莱关于自我和上帝是感觉经验的来源的说法。在休谟那里只剩下纯粹的知觉经验，并且不知其从何而来。休谟的怀疑论一方面使康德醒悟到理性主义的独断性，另一方面也使他看到，缺乏理性的普遍必然性的经验论最终必然走向不可知论。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认识论，两者着重研究的都是认识的来源、动力，认识主体的内在机制，观念和知识的真假及其分类等，这显然比古代认识论丰富、深入得多。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理性主义强调理性认识而否认或贬抑感性认识，而经验主义则相反。就认识的主体性看，两者都是重视的，只是理性主义重视的是理智的直觉和推理等先天的理性主体性，而经验主义则重视对经验的感觉、观察和联想等感性的主体性。两者的片面性显而易见。随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则是对两者的综合。

3

康德的策略是用先验的(先天固有的,也是普遍、必然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去整理由作为本体的自在之物刺激人的感官而产生的感性材料,从而构成感性现象界和相应的知性知识。这即是说,现象界和相关的知识虽然有外在来源,但在根本上是由主体先天的直观能力和知性能力所构成的,这即是哲学认识论上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的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现代不同派别的大多数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康德的这一认识论思想。

在康德的先验认识论中,主体在感性和理性上都有能动的构造作用。比较起以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康德认识论中的主体性被丰富了,也被大大加强了。在这种意义上,主体性是康德认识论的一大特点。康德认识论的另一大特点是其形式

性。主体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形式)和十二知性范畴本身都只是形式,需要来自外在的感性材料去充实,由此才能构成现象界和真理知识。没有外在材料的充实,先天的形式只是空洞的。康德认识论的先验的主体性和形式性决定了他的美学的先验的主体性和形式性,康德哲学正是通过其美学而对近代和现代文论产生巨大作用的(下文还要论说他的美学)。

4

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也概说几句。西方近代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一方面是继承传统的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从认识论推导出新的本体论。源自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主要在培根和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后来又体现在德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中,并通过它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则主要在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发生作用,对康德哲学也有影响。

从认识论推导出本体论在笛卡尔那里就突出:从主体性认识论的“我思”推导出本体论的“我在”,并进而推导出本体论的物质世界和上帝的存在。“我思”这种主观意识的存在和上帝这种客观精神的存在属于精神世界,它们与物质世界同在,这是二元论。洛克从其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感觉经验之外还有物质实体这种本原存在。大约正是由于从感觉经验出发,他才发觉只能感知到事物的各种感性性质,包括“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其中第二性质仅为感知主体所有),而不能感知那作为这些属性的依托的物质实体。所以洛克的唯物论已不像传统唯物论那么单纯,它可以看做康德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论的先声。贝克莱从纯感觉经验出发,推出“存在就是被感知”,而这感知就是作为主体心灵的自我,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观;随后又推出始终保证着对事物感知的上帝的存在,于是最终又落入来自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观。休谟固守于纯粹知觉,宣称它不知从何而来,于是

似乎人的知觉意识本身便成了世界的本体。康德的本体论也是二元论。在认识论中他设定自在之物这种物质本体,作为其先验感性认识的外在来源,但在伦理学中他又设定灵魂、上帝为自在之物,这却是精神本体。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抛弃了康德的作为感性认识外在来源的自在之物本体,他们更张扬理性思维能力,或者将它主观化为能产生“非我”的“自我”这种主观精神本体(费希特),或者将它客观化为“绝对精神”这种客观精神本体(谢林、黑格尔)。

从上述可见,近代哲学本体论在整体上并未超出古希腊哲学家开拓的精神本体(柏拉图的“理念”本体)和物质本体(德谟克里特等的物质本体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两大领域。但在此领域内却增加了如下的新东西:其一是发展出主观的精神本体论;其二是提出二元论的本体论;其三是提出“自在之物”这种超验的物质本体论(但在康德以前已有人使用“自在之物”这一概念)。这些新的本体观可以说都是相应的认识论深入发展的产物。概略说来,主观精神本体论是不可信的,它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如若将它彻底化,便往往走向客观精神本体论或者二元论,自近代以来的不少哲学已经证明这一点。二元论本体论应当最富于形而上学思辨意义,因为它要解决人的意识的本原和物质世界的本原这样两大问题。超验的物质本体论在西方哲学界信之者少,弃之者多,它其实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也许将来会被进一步阐发出来。

西方近代哲学方法论主要是基于相应的哲学认识论的。理性主义的方法主要是理性直觉方法和演绎推理方法。在笛卡尔那里,还有他独特的怀疑批判方法,但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推理的可靠起点。经验主义的方法主要是观察和归纳的方法(但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甚至否认归纳法)。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基本上也是理性主义的,所以理性的直觉法和演绎法也是其基本的哲学方法;但不同的哲学家又结合着自己独特的方法,如康德的先验方法,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等。

西方近代文论一方面继承着古代传统文论,另一方面又紧贴近代哲学走着革新的路。与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相对应,文论上也发生了“创作论转向”,即不像古代那样以本质论为重点,而是以创作论为重点。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主体性特点对文论的巨大影响。因为创作就主要关涉作家的主体性,而不像古代本质论那样主要关涉为文学所模仿的客体性。此外,文艺复兴以来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的迅速增强也促进了这种转化。加之近代文论大多数是文学家的论说,自然容易偏于创作论。从文论自身的历史发展看,这一转化也是文论自身研究领域的必然拓展和深化。

西方近代文学创作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路,一路是在继承传统文学本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路则是新的文学创作论,这种新的文学创作论还可以从中推导出相应的新的文学本质论。前一路是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后一路是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

新古典主义文论继承古代的“模仿”论文学本质论,所以它所包含的文学本质论也是模仿论。但它已经主要不是文学本质论,而是文学创作论了。其实,处在亚里士多德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罗马古典主义,可以说就已经转向创作论了。罗马古典主义的代表贺拉斯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他的《诗艺》就主要是创作经验之谈。其中虽然也强调模仿,但主要指模仿作为典范的古希腊作品,所以可以说那模仿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创作的原则和方法,而不再主要是体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者文学与理想的关系的本质论了。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是布瓦洛的《论诗艺》,它一方面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继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贺拉斯